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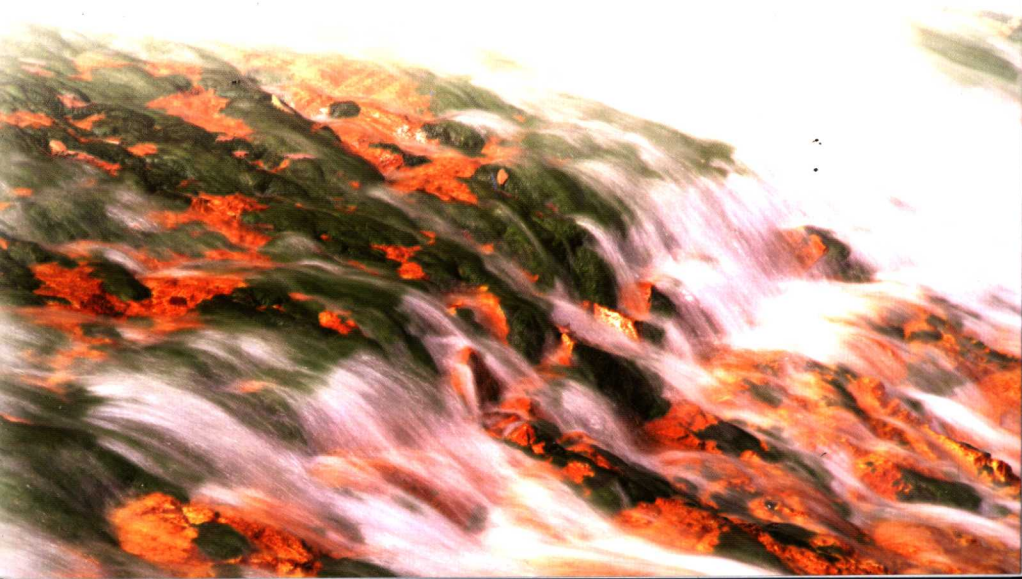
词人 心史

横向看是一个完整词人

纵向看是一部丰实词史

艾治平 著

学林出版社



词人心史

艾治平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人心史/艾治平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 5
ISBN 7-80668-885-4

I. 词... II. 艾... III. 诗人—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638 号



词人心史

作 者——艾治平

责任编辑——王后法

特约编辑——张 敏

封面设计——桑吉芳

封面题字——陈永正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市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

字 数——54 万

版 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885-4/I·236

定 价——45.00 元

目 录

1	温庭筠篇
34	韦庄篇
70	孙光宪篇
93	冯延巳篇
115	李煜篇
152	柳永篇
187	张先篇
219	晏殊篇
250	欧阳修篇
290	晏几道篇
328	苏轼篇

382	秦观篇
421	贺铸篇
456	周邦彦篇
501	朱敦儒篇
538	李清照篇
581	陆游篇
620	辛弃疾篇
667	姜夔篇
702	吴文英篇
740	宋遗民篇
793	从电话中引出的话题(——《词人心史》余韵)

2 词人心史

温庭筠篇

有谁会不知道“花间鼻祖”温庭筠呢。

温庭筠(约八〇一——八六六年),或作廷筠、庭云,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少随家客游江淮,自称为“江南客”、“吴客”。文宗开成四年(八三九年)赴京兆应试不第,后又屡遭黜落。他才思敏捷,诗名远扬,与李商隐并称“温李”。又因在兄弟中,与李商隐、段成式都排行十六,且诗体相近,故又称“三十六体”或“三才子”。

历史无情亦复有情,古往今来人们无论对他或褒或贬,而他词的数量又远少于诗,但使他青史留名的还是他的词。

今人编的《全唐五代词》,列虞世南《织锦曲》为唐词第一阕。宋人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称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确否,至今众说纷纭。若从词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看,我倒认为温庭筠应是“人间第一词人”。

今本《全唐五代词》收温词七十阕(《花间词》六十六阕)。“男子而作闺音”^①,几乎是温庭筠词的普遍现象。“诗庄词媚”,

诗言志，词抒情，这时的词多隐约朦胧，难窥真面，致有张惠言“感士不遇”“《离骚》初服之意”等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从温庭筠“作闺音”的词中，仍可听到他心灵的美妙颤音。

二

对温词的褒或贬，多集中在[菩萨蛮]这组词(《花间集》收十四阕)，《尊前集》另收“玉纤弹珠落”一阕)。这十几阕词均写妇女生活。大体说，不外是妇女们的送别念远，离情相思，长夜漫漫，梦断魂销等。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云：“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绹)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堂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从辞采华丽、针线绵密、哀感幽怨看，确合宫女们传唱。

月色，或残月，十五阕凡八见：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其二)

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其三)

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其五)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其六)

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其八)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其九)

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其十二)

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其十四)

在这组珠璧辉映，华锦雅丽，景美、物美、人美的词里，管中窥豹，我们较仔细地看其中两阕。其九云：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如今是“满宫明月梨花白”。“宫”，本义房屋，住宅。《墨子·号令》：“父母妻子，皆同其宫。”又特指帝王的房屋，宫殿。《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明月而“满宫”，足见月之明，尤见月色之广袤辽阔，无远弗届。而此刻偏偏又是梨花盛开，一片洁白，分外明亮。首句七个字，字字景，字字情，写尽此中人的无限凄清。陈匪石云：“词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须融情入景，由景见情。温飞卿之〔菩萨蛮〕，语语是景，语语即是情。”^②正于此等处见之。而接云“故人万里关山隔”。“故人”有多义，或指旧交，旧友。《庄子·山水》：“（庄子）出于山，舍于故人家。”孟浩然《留别王维》诗：“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刘孝绰《古意》：“故居犹可念，故人安可忘。”此指旧日情人。“关山”，泛指关隘山川，喻路远。古乐府《木兰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而于“关山”前冠以“万里”，便愈见其远，其艰险。接由境域广阔而趋狭小，以至于具体而微的人——她看到“金雁一双飞”。此“金雁”指金色的大雁。宋之问《送赵司马赴蜀州》诗：“桥寒金雁落，林曙碧鸡飞。”雁成双，人则更孤单，因此“泪痕沾绣衣”（或谓金雁指衣上之绣雁）。

过片换头写女子的故乡。她想象此刻那里小园的芳草也应该绿了。“越溪”，即若耶溪，北流入运河，溪旁旧有浣纱石古迹，相传西施浣纱于此。故一名浣纱溪。李白《送祝八之东江赋得浣纱石》诗：“西施越溪女，明艳光云海。”又，《子夜吴歌》：“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结落笔对故乡人的怀念，或说写“故人”对

“君”(指宫女)的怀念。犹如后来宋人晏殊“似曾相识燕归来”([浣溪纱]),反衬“小园香径独徘徊”之人。晏几道“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临江仙]),是以双飞之燕反衬独立之人,都明白地表现出人的孤独惆怅。而这里却是以柳色年年绿,衬人之未归。这样上下阕皆以孤独惘然的心情收束。

如果翻译成白话,大概是如此情景:

看那如水银般的月色洒满宫院,洁白的梨花沐浴着银辉,愈显出她纤尘不染的皎洁。曾经有缠绵情意的年轻人儿啊!如今我们遥隔万重关山,长空里金雁飞过,成双成对,怎会不使我泪沾衣襟! 家乡小园的芳草该又绿了,在山明水秀的若耶溪边,“故人”正在感叹着:春来,杨柳含情,依依可人,你为什么还不归来啊!

词用淡墨,轻轻渲染,一片清莹柔润的色调。若说“凄艳是飞卿本色”(陈廷焯语),但此词“凄”则有之,“艳”则沉潜不露。在月明、花白、草绿、溪清、柳色轻柔的烘托下,词中人那种铅华弗御,素净淡雅的风姿,又多么地清晰近人。

如上第九阕“解剖麻雀”,我们再看一下[菩萨蛮]第四阕:

翠翘金缕双鸂鶒,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 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

这是一个春色满园、生意盎然而又充满着无限幽情的环境。一对鸂鶒鸟儿,身上披拂着灿烂的金色花纹,翘起它们那双翠绿

色的尾巴，在春水溶溶，碧绿滢滢的池面上，掀起了层层的水纹。鸂鶒又名紫鸳鸯，是如鸳鸯一样成双成对儿的象征爱情的鸟。有书注曰：“此以鸂鶒之成双，喻闺人之独处。”从全词看，并非如此。这两句写景极其鲜艳，而暗含着欢情，是人眼中之所见。景物本身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下两句把满园春色的景物描写由动物到植物，由水面到地上。岸边的海棠花开，一阵潇潇春雨过后，天又放晴了，红花满枝，滴着清亮的水珠儿，更加艳丽。“海棠梨”，一说就是海棠花，一说即棠梨。这两句的关键在“雨晴红满枝”。如丝的春雨飘洒之后，天色初晴，不仅没有落红满地，反而是“红满枝”。春色满园关不住啊！如果如苏东坡所说“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③上阕的四句正是这样。它由美丽成双、金缕其身、翠绿其尾的鸂鶒鸟写到它们在春池中掀起粼粼水纹，两情欢洽，再由池及岸，树上棠梨花开，雨后新晴，红花满树，景色幽美，气象清新。布局有动（前二句）有静（后二句），设色有浓（一、四句）有淡（二、三句）。此正“语语是景，语语即是情”也。从这四句看，是用明媚春光、佳景良辰来衬托人情的欢愉。因为“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④。读至下阕，倍觉意味浓醇，却是得力于此处的着力写景。

“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至此，才出现了人物。她红润的两腮上，有一对酒窝儿。我们仿佛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女，乍出现在一个心有所悦但却陌生的男人面前，不由自主地抿嘴一笑，却露出了那一对可爱的酒窝儿，于是她赶紧用绣衫遮住了。写一个少女的娇羞，既有形，又有神；既有动作，又有对动作的掩饰；既有乍见时的内心欢悦，又有猛然引起的内心慌乱，这五个字形神兼备地写出了少女那颗欢悦又不平静的心。沈祥龙《论词随笔》提出：“词有三要，曰情、曰韵、曰气。情欲其缠绵，其失

也靡。韵欲其飘逸，其失也轻。气欲其动宕，其失也放。”^⑤这句表现情，确很“缠绵”，但是不“靡”；表现韵（味），确很“飘逸”，但是不“轻”（浮）；表现气（声气），确很“动宕”，但是不“放”（荡）。从词的结构说，这句是全阙的关键。接下来的一句又很警策——“烟草粘飞蝶”。“烟草”，总起来说是阳春烟景，即上阕那绿波荡漾的春水，那缀满枝头的棠梨。在“烟草”与“飞蝶”之间，用了一个“粘”字，可见“飞蝶”之于“烟草”有多么迷恋，五、六句连起来看，上句深情无限，下句景色如画。但下句是比托衬映上句的，这“绣衫遮笑靥”的人的深情远韵，不恰如飞蝶恋恋于烟草吗？正是“情以景幽”，“景以情妍”。有人云“绣衫”二句不过写女人的衣饰精致与人的表情而已。我却觉得“绣衫”二句仍紧连上阕，继续写人情之欢愉，所不同的是，上阕情隐景中，下阕这首二句，人则由后台走到前台来，而以真实的描绘直写她的欢愉之情。上下阙之间，“意脉不断”，六句全是写她昔日两情初遇那令人难忘的良辰美景和自己的心灵激荡，情意绵绵。总之这二句有形有神有内心未说出来的独白，借用陆机的话“乃一篇之警策”也。结二句概言之，即如今一切都如过眼烟云，虽可追怀却不可复得了。“青琐”亦作“青锁”，指装饰门窗的青色连环花纹。《后汉书·元后传》“赤墀青琐”，亦泛指豪华富丽的房屋建筑。沈约《八咏诗·登台望秋月》：“入青琐而玲珑。”周祈《名义考》：“青琐，即今之门有壳隔者，刻镂为连锁文也。以青涂之，故曰‘青琐’。”“芳菲”，指花草盛美或香花芳草，是春天的象征。顾野王《阳春歌》：“春草正芳菲，重楼启曙扉。”谢灵运《江妃赋》：“留眄光溢，动袂芳菲。”此云又是一个香花芳草的春天，景物依旧，可是，“玉观音信稀”，当日春游之人，今已远戍（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北），而且连个信儿都没有！正是：“春草年年绿，征

人犹未归。”(王维)

这阕闺情词,艺术手法颇有独到之处,而且“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⑥针缕细密,间不容髮,其“昔欢今悲”之感,如“杳靄流玉,悠悠花香”^⑦,透人心脾。从艺术的角度看,后来词家鲜有其匹了!

温庭筠[菩萨蛮]中的女主角,全是少妇型的人物。“男子而作闺音”,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词人对她们绝无狎邪态度,这是与后来的柳永、秦观甚至苏轼都不同的。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菩萨蛮]诸阕中,却往往隐有同情或怜悯。比如其一(小山重叠金明灭)闺中人她为什么“懒起画蛾眉”?为什么“弄妆梳洗迟”?虽簪花照镜,表现的是她爱美的心理。而最后结二句,苦闷的心情,个中的原因,昭然若揭了。正是“盛年独处,顾影自怜”,岂是“侈陈服饰,搔首弄姿”!

再如其三(蕊黄无限当山额)有云:“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相见何其短,别离何其长!枵触之情难消。而当“月明花满枝”之时,在如此清景宜人的环境里,她不由发出深情的一问:“心事竟谁知”呢?这“以淡语收浓词”的结句,既见她“心事”难言之苦,又何尝没有表现出词人的怜惜与同情!

至于那些或写思妇楼头凝望,或写深闺怀人,或是离思难遣,等等,大都愠怨内敛而情溢纸面。陈廷焯评其五(牡丹花谢莺声歇)有云:“凄凄惻惻,飞卿大是有心人。”^⑧此话可用在全组[菩萨蛮]上。温所作虽是“代言”但他并未置身世外,情真意挚,有异于许多写情爱的词。

三

陆游对花间词的认识是“与时俱进”的。最早于宋孝宗淳熙

己酉十六年(一一八九年),他说:“倚声制辞(词),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⑧同时并云:“飞卿[南歌子]八阙(实七阙),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⑨对“渔歌菱唱”与[南歌子]这类具人民生活情趣的作品,陆游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又说:[南歌子]“迄今(按,应指南宋代)无深赏心者”。“迄今”二字云云,可用之于今天,真是良有浩叹啊!

现看[南歌子]七阙中的第一、三、六、七计四阙。其一云:

手里金鸂鶒,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
作鸳鸯。

词写青年男女一见钟情。首见贵公子所携的真鸂鶒,胸前衣饰的假鸟凤凰。少女一见动情,偷眼相觑,心想:不如嫁给他做一对鸳鸯。“鸳鸯”,崔豹《古今注·鸟兽》:“鸳鸯,水鸟,鳬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死,故曰匹鸟。”后用以比作夫妻。《乐府诗集》卷六〇司马相如《琴歌二首》其一:“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古乐府《孔雀东南飞》:“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词写三种鸟由真而假而虚(想象),构成一幅男女相恋图。似是什么话都说了,又似许多话还没有说。后三句字少意长,她“偷眼”由“暗”而形相(端详,细看),在以秒计的时间里,她内心经历三个层次的变化。如此,人物活现眼前。如袁枚云“字字立于纸上”,并不过誉。词新鲜活泼,巧妙生动,二十三个字,胜过娓娓不休的倾吐心曲,真正是“虽小却好,虽好却小”(刘熙载语),而乐府遗风又悠悠可见也。

其三云：

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
百花时。

词神似乐府诗。“倭堕髻”，古代妇女的一种髮式。《玉台新咏》卷一《日出东南隅行》：“头上倭堕髻。”这是一种发向额前俯偃的发式。崔豹《古今注·杂注》：“倭堕髻，一云堕马髻之余形也。”“连娟”，此指弯曲而纤细的眉。《汉书·孝武李夫人传》：“美连娟以修嫫兮，命櫜绝而不长。”又作“联娟”。宋玉《神女赋》：“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李善注：“联娟，微曲貌。”“扫眉”，描画眉毛。白居易《妇人苦》诗：“蛾眉用心扫。”“憔悴”，有多义，此指忧戚烦恼。《楚辞》刘向《九叹·忧苦》：“忧憔悴而无乐。”王逸注：“中心憔悴，无欢乐之时也。”虽说“女为悦己容”，但如今的修饰，意在显示其美丽。“终日”与“相思”之间用“两”足见知己知彼，心有灵犀，暗想其必然会如此，愈显情深。接“憔悴”承上，是因“相思”的缘故。“尽”者，极限也。《庄子·齐物论》：“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百花时”与上“尽”字，均显示力度。陈廷焯以“低徊欲绝”^①评之，盖出于此。词写少女相思，真实生动，结以“百花时”，即“莺语百花时”（白居易《山鹧鸪》），景美情哀，愈显其哀，故谭献云“加倍法”^②也。

其六云：

转眄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里暗相招。忆君肠欲断，
恨春宵。

先写人的美：眼波流转如春水般明净，身材婀娜如杨柳般摇曳。上句源《诗·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傅毅《舞赋》：“目流睇而横波。”用今天的俗话是，“眉目传情”或“会说话的眼睛”。接“花里暗相招”，正如作者[更漏子]其三“花里暂时相见”之“花里”，并似韦庄[菩萨蛮]“醉入花丛宿”，指男女幽欢（详见拙著《花间词艺术》）。故有一结之“恨春宵”。陈廷焯谓：“‘恨春宵’三字，有多少宛折。”^③便须联系这句看。若单看末二句，必然如李冰若云：“率致无余味。”^④

其七云：

懒拂鸳鸯枕，休缝翡翠裙。罗帐罢炉熏。近来心更切，
为思君。

词写幽欢后相思。一“懒”，二“休”，三“罢”，写尽百无聊赖心情，真不知“伊于胡底”了。首句“拂”，放置也。《淮南子·齐俗训》：“拂于四达之衢。”高诱注：“拂，放也。”“鸳鸯枕”，绣有鸳鸯图形的枕。尹鹗[秋夜月]词：“翠帟同歇，醉并鸳鸯双枕。”结以“近来”，愈见一往之情深。

这七阙[南歌子]，当代一位教授说：“前后一贯，写一对青年男女从追慕而相思而欢合而又相思……辞藻仍极艳丽，但仍使读者感到新鲜活泼，乃是其中表现的男女感情非常坦率鲜明。”这组作品无论是否“联章”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人情物态很传神，感情率真而有味，用语巧妙，有民歌的风范。而李冰若慨乎言之曰：“飞卿[南歌子]有[菩萨蛮]之绮艳，而无其堆砌，天机云锦，同其工丽，而人之盛推[菩萨蛮]为集中之冠者，何耶？”这组作品放在历代情诗情歌中，都是既以情胜又以韵胜，不在乐府

民歌之下。陆游称“一时杰作”，并非溢美之辞。

如果说上述[南歌子]尚未尽脱绮艳的话，那么下面这二阙[梦江南]则堪称洗净铅华了：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其一）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其二）

前词破题语急气迫，直吐衷悱：“千万恨”已见恨之重叠交加，却紧接以“恨极”，则其恨之多之切，真令人气为之塞了。不想对远在天涯人之恨却转为一串疏荡轻柔的自然景物：山月，水风，落花，碧云。这些物色无处无之，而人之恨也弥漫上天下水整个空间了。但写来“低徊深婉，情韵无穷”^⑧。语似淡而情浓，别是一番风致。

后词语意浅近，但从“独倚”，“过尽”，“斜晖脉脉”，以至直言“肠断”，深情若许，一个真切的思妇形象如在眼前。李冰若云：“此词末句，真为画蛇添足，大可重改也。”朱光潜云：“温庭筠[忆江南]（梳洗罢）在言情诗中本为妙品，但是收语就微近于‘显’，如果把‘肠断白蘋洲’五字删去，意味更觉无穷。”^⑨其实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就不赘述了。（详见拙著《诗美思辨》第一七九页）

另外，[酒泉子]四阙、[归国谣]二阙，仍写伤怀念远或美女形象。而[河渚神]三阙、[女冠子]二阙，则是写赛神祭祀和女道士的。这些词大抵藻丽、疏淡兼而有之。还有各仅一阙的[诉衷情]与[思帝乡]，又是各具特色的：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凰帏。
柳弱蝶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诉衷情〕）

花花，满枝红似霞。罗袖画帘肠断，卓香车。回面共人
闲语，战篋金风斜。唯有阮郎春尽，不归家。（〔思帝乡〕）

前词四种景象平列：莺啼，花飞，春昼，细雨，写室外。接以金带枕，宫锦，凤凰帏三种华美饰物写室内。它们彼此之间无承接关系，也没有感情的投注。后来藉物（“蝶交飞”）兴感，完成忆辽阳的征戍主题。虽前情后景判若两截，但句短、意促、词婉，一结仍有余韵。后词短短几句，有景有情。“回面共人闲语，战篋金风斜”，写因春景触动春情，与人勉为“闲语”，不平静的心使头上的首饰都微微颤动，情景逼真，其活泼绰约的风姿若见。两阕词均藻丽，疏淡兼而有之。

还有“节短韵长”而韵律转换自然的小词，如〔荷叶杯〕三阕：

一点露珠凝冷，波影，满池塘。绿茎红艳两相乱，肠断，
水风凉。（其一）

镜水夜来秋月，如雪，采莲时。小娘红粉对寒浪，惆怅，
正思维。（其二）

楚女欲归南浦，朝雨，湿愁红。小舫摇曳入花里，波起，
隔西风。（其三）

其一，荷塘破晓时景色。露珠清冷，波光水影，令人生寒。花红茎绿，荷花满塘。此境仿佛“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而境较凄清。结“水风凉”，应起句“冷”。“肠